

迷宮狐影



迷 宫 狐 影

陈 来 元

中 原 农 民 出 版 社

内 容 提 要

“迷宫狐影”的故事，多少年来在民间广为流传，颇受广大群众的喜爱。这部被誉为“中国福尔摩斯探案”的长篇历史题材的话本小说，是写以唐代著名的政治家狄仁杰任兰坊县令时，审理一桩桩无不蹊跷的奇难大案为主线，生动描绘了风俗民情。书中重点讲述了三个各有特色的人命案，在作案凶手十分狡诈、布满疑阵、层层设防、制造假象、嫁祸于人的错综复杂的情况下，狄仁杰刚正不阿，明察秋毫，秉公断案，终于案情大白，使那些杀人凶犯落入法网。较深刻地揭露了所谓盛唐封建统治的黑暗。

本书情节曲折奇特，回回扣人心弦，语言朴实，文笔流畅，富有艺术感染力。

迷 宫 狐 影

陈 来 元

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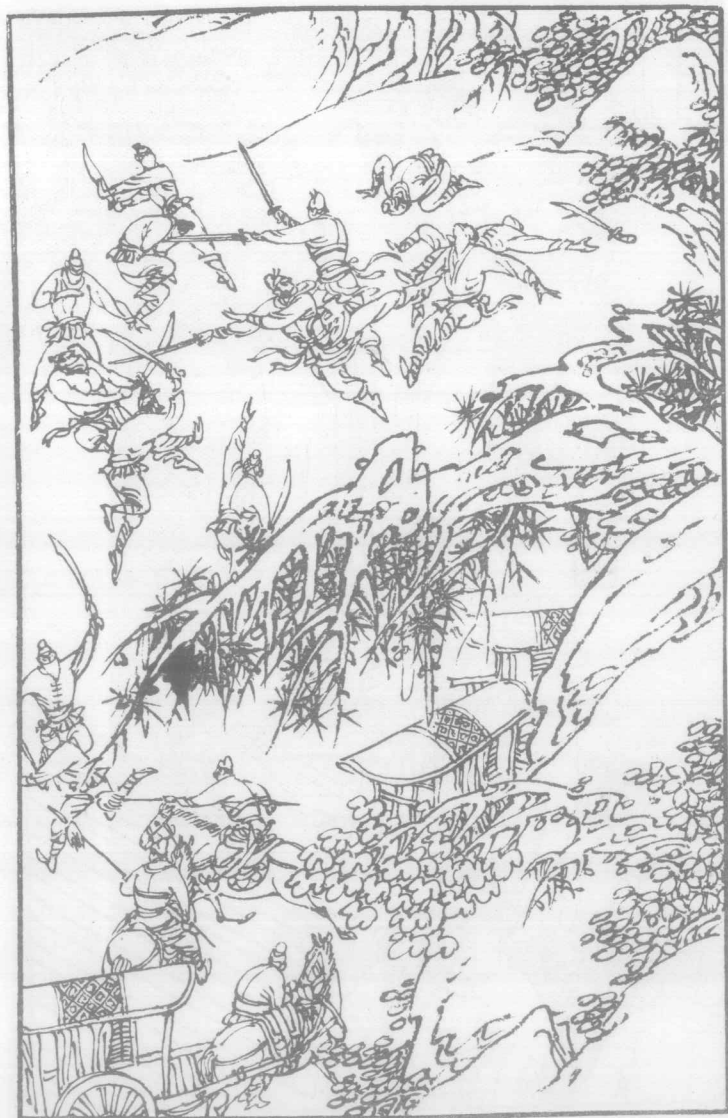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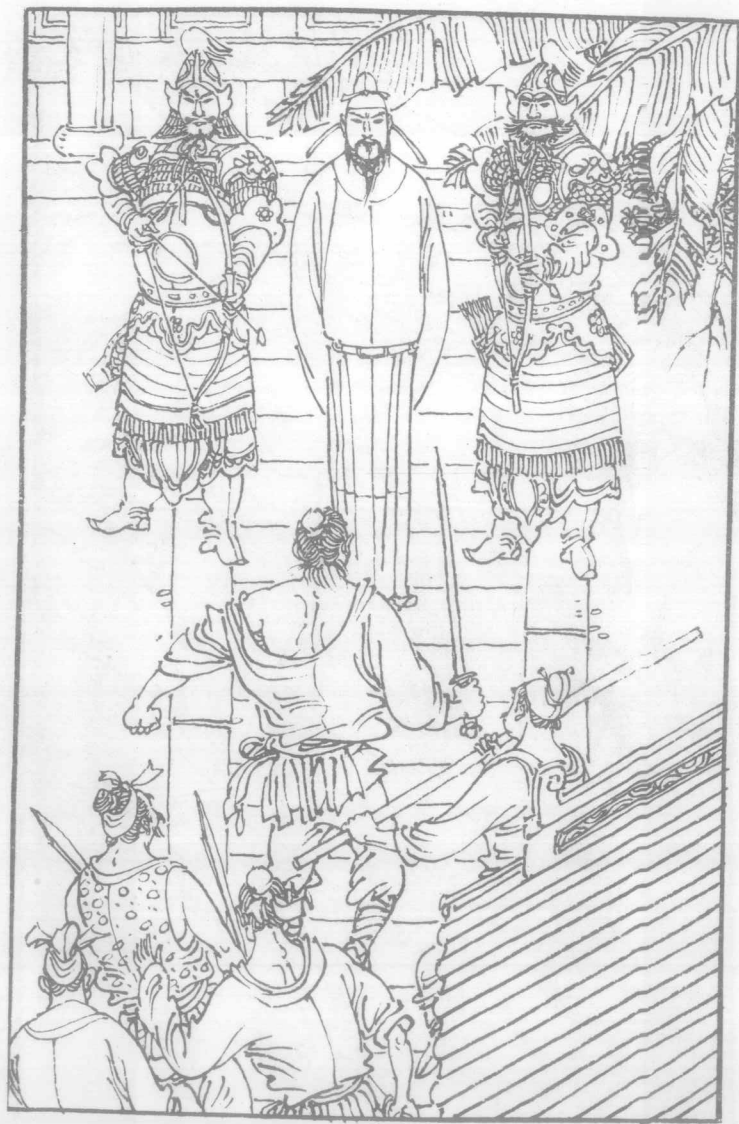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5印张 163千字

1987年5月第1版 1987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0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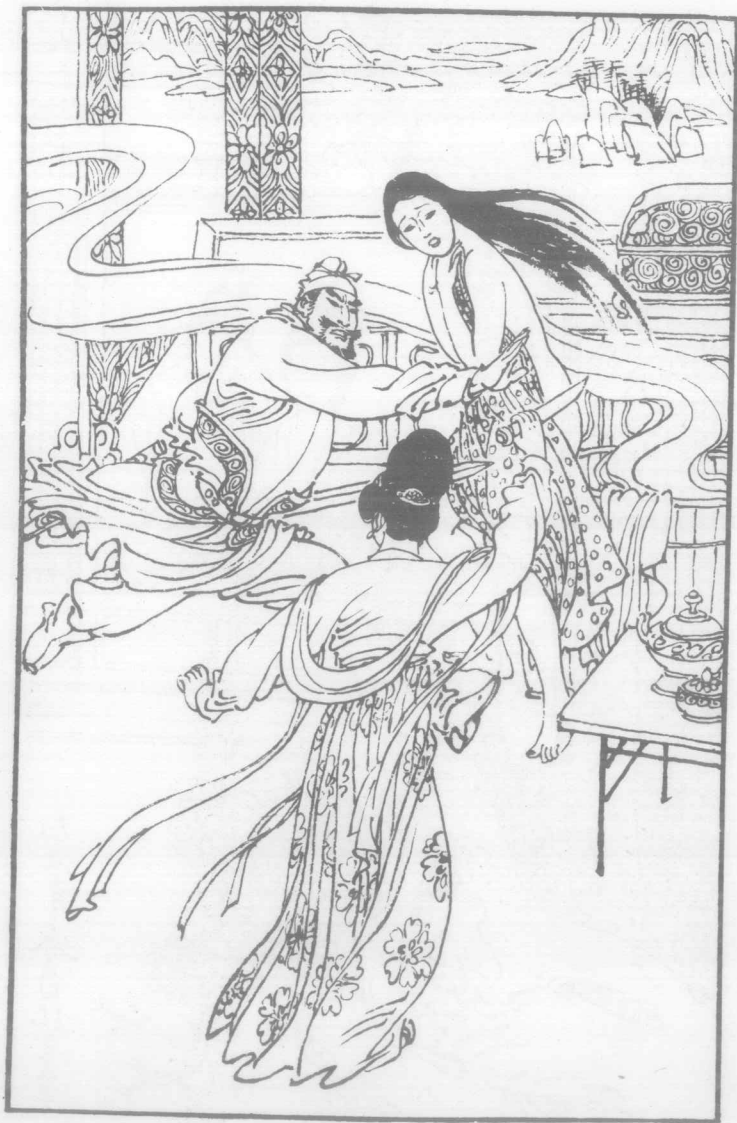
统一书号10394·1 定价1.50元













乙丑年春日孔氏畫

第一章

话说大唐名臣狄仁杰为官一生，政绩昭著，断狱如神，功垂竹帛，彪炳千古。有诗为证：

波澜壮阔数十秋；
理刑才名青史留。
恫瘝①在抱扶正义，
疾恶如仇惩凶酋。

欲知狄公如何彰善瘝②恶，惩奸除兇③，运智设谋，专断滞狱，读完这篇故事，自有分晓。

兰坊城东一片重峦叠嶂，四乘马车正穿山越岭向城池方向缓缓迤邐而行。

第一乘车上坐了兰坊新任县令狄仁杰和他的忠实参军洪亮。狄公背靠一只书箱坐于铺盖卷之上，洪亮则在对面一捆布帛上坐了。由于行程遥远，道路极不平坦，一路上颠簸之

① 恫瘝：把老百姓的痛苦当作自己的痛苦。瘝（guān关）。

② 瘝（dàn旦）：憎恨。

③ 兇（guǐ鬼）：坏人。

苦，不言而喻。狄公与洪亮已一连行了数日，很是疲顿，只得借包裹囊担做软垫，尽量求得一点舒适。

紧后面是一乘罗帷篷车，里面坐了狄公的妻孥和侍婢。她们更经不起这长途劳累，一个个均蜷身缩脖，枕藉于车内被褥之中，合上眼睛，以期小憩一会。

最后两乘装了一应包袱行篋^①，有几名家奴摇摇晃晃坐在大堆行囊箱笼之上，另几名胆小的则伴着几匹汗马一路徒步而行。

黎明前，狄公一行离别了于平川上投宿的最后一个庄子，此后便进入了一片荒山野岭之中。一路上车马萧萧，除几名樵夫外，却不见商贾行人，更不见村舍农家。按照路程狄公本来可在天黑前赶到兰坊，却不期途中一只车轮毁坏，耽搁了两个时辰，现在已是日薄崦嵫^②，暮霭沉沉，四周群山险恶，令人望而生畏。

车仗前两彪骑身挂利剑，弯弓搭在鞍座前桥之上，狼牙箭于皮制箭袋中咯咯作响。两骑乃狄公的亲随干办，一唤马荣，一唤乔泰。二人奉主人之命，一路护送车仗西行。狄公的另一名亲随干办名唤陶甘，上了几岁年纪，面容清癯，腰背略驼，与老管家一起在车仗后紧紧相随。

马荣登上山梁顶峰，将坐骑勒定，放眼一瞧，前面山道通向一道杂草丛生的深沟，再过去又是一座嵯峨苍山。

马荣在鞍座上转过脸来，对身后车夫骂道：“你个鸟

① 篋（qiè切）：箱子一类的东西。

② 日薄崦嵫：太阳快要落山的意思。

人，半个时辰前你就说兰坊旋踵即至，却如何还要再翻一座峻峭大山？”

车夫听他出言不逊，好生不快，又不敢发作，只得唾面自干，忍气吞声说：“差爷你要心急，翻过下一道山梁，兰坊城就在你眼前了。”可他在嗓眼里却在骂衙门里的家伙就是没有耐心，还动辄出口伤人。

马荣对乔泰说道：“太阳偏西之时这厮就说‘下一道山梁’，行了这许多路，却又是‘下一道山梁’，现在我们前不靠店，后不着村，即便翻过前面那道山梁到了兰坊，也太晚了。那卸任的邝县令一定从午牌时分便翘首企足，望穿秋水，专候我们的到来，以向我们主人移印交割。还有一县僚属和一些名流人士，按国礼官俗在新县令走马上任之日，都要去城外接官厅中为他摆宴洗尘接风。如今他们一定和我们一样，早已饥肠辘辘了。如此，好不狼狈！”

乔泰说道：“腹中饥饿倒也罢了，这口中干渴最是难熬！”说罢掉转马头走到狄公车边。

“老爷，前面又是一道深谷，过了谷，还要再翻过一座大山，我们方可到达兰坊。”

洪亮轻轻叹息一声，说道：“官场中调职瓜代之事本属平常，然老爷这次调离浦阳，补缺兰坊，也委实来得太快，不免令人遗憾。虽然我们一到浦阳就立即碰上了两大疑案①，弄得我们席不暇暖，疲于奔命，然那地方毕竟是一处

① 指普慈寺奇案和铜钟案，见罗伯特·梵·古利克所著小说《铜钟记》。

物阜民丰的舒适所在。”

狄公淡然一笑，将身子重新与书箱上靠好，说道：“京师禅门内那帮残党似与广州商界的狐朋狗友串通勾连，同恶相济，进而加压于朝廷。我在浦阳距离任满尚早，却如此提前调迁，原因恐就在此。不过，在象兰坊这样一个边野之区任职亦不无益处，我们在此无疑会遇到在通都大邑永远也遇不上的一些有趣的偏题怪题，正可大显身手，大干一场。”

洪亮对此番议论虽点头称许，然脸色仍阴沉忧郁。他已年过花甲，华发满头，从浦阳到兰坊有好几日路程，一路辛劳早弄得他精疲力竭。他从年轻时起就是太原狄府的管家，一向忠心耿耿，是狄家的一名义仆，狄老太公对他很是喜爱。待到狄公入仕为官，他执意同往侍候小主人，狄老太公欣然应允。这样，他就成了狄公的一名心腹随从，狄公每到一处赴任，都委他以录事参军之职。

车夫啪啪甩了几鞭，车仗过了山脊，沿着弯弯曲曲的山道向深谷行进。

片刻间，车仗已到谷底。道旁榛莽芊绵，荒凉芜秽，头顶松柏荫翳，夭矫婆娑，本来就不明的山道顿时变得更暗淡了。

狄公正欲传令掌灯举火，忽闻道旁一声吆喝：“肥羊休走，快快丢下买路银！”喊声未落，车前车后立即有人呼叫响应，乱声中一帮面蒙黑纱的强人突然从树丛中一涌而出。

马荣正欲抽出利剑，两名强人则早拽住他的右腿，将他从马背上拉了下来。又一名强人从乔泰坐骑后扑上去，一把

掐住乔泰的脖子，也将他拖到地上。与此同时，另两名强人正在车仗后面袭击陶甘和管家。

车夫见状，急从车上跳下，躲到树丛中不见了。狄公的几名家奴也吓得抱头鼠窜而去，只恨爹娘当初没给他们再生两条腿。

两张戴黑面纱的脸突然在狄公的车窗口出现了。一人抡棍向洪参军击去，正着脑门，只一下便昏晕过去。另一名则举枪向狄公刺来。狄公猛一闪身，正好躲过，又一个急转身，双手风驰电掣般伸出去，将枪杆死死抓在手中。对方在窗外拼命拽拉，以期夺回武器。狄公始时紧拽不放，后又顺着对方拽拉的方向向前猛一推，那强人便向后摔了个四脚朝天。狄公趁势将枪从强人手中夺了过来，跳出窗外，手中长枪上下翻飞，左右旋转，两名强人欲上前拿他，只是近身不得。打昏洪参军的强人手中仍拿着那根棍棒，举枪刺狄公的强人此时则从腰间拔出一把利剑，二人一前一后，一个舞棍，一个挥剑，两面夹攻，奋力厮杀。狄公见两名对手如此拼命，自思此战必须速胜，若稍迟延，则很难对付得了这两个亡命之徒。

两名将马荣拉下马的强人见马荣挣扎欲起，便欲将他一剑砍翻。说来也是此二强人活该晦气，今日偏偏遇上了马荣这个武林高手。若干年前，马荣和乔泰还是一对绿林兄弟，后来偶遇狄公，折服于他的人格，从此投在门下，做了他的亲随干办。马荣少时便拜名师习学拳棒，练就一身武艺，对于这打斗之诀窍，克敌之绝招，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他象

是欲起，其实并非起身，而是转过身子，一把抓住一名强人的脚踝，猛一拉，使其身体失去平衡，向一边踉跄而去。与此同时，他飞起一只脚，对准另一名强人膝盖踢去。借着这一拉一踢，他跳将起来，顺势一拳朝那仍站立未稳的强人的脑门打去，又闪电般转过身子，一脚飞向那正紧捂膝盖的强人的面门。那强人膝盖骨本已受伤，脸上又啪一声挨了一脚，差点折断颈骨，只见他脑袋歪向一边，直翻白眼，再也动弹不得。

乔泰正在地上与一紧贴在他后背上的强人全力拼搏，旁边还有两名强人各持牛耳尖刀在手，正伺机要对乔泰下手。马荣见了，急掣出宝剑去援救乔泰。到了近前，不由分说，手起剑出，将一名强人刺了个穿心。他等不及拔出剑来，又一脚朝另一名强人裆裆下踢去。只听那人一声惨叫，便蜷曲了身子滚倒在地上。马荣拣起那强人的尖刀，从与乔泰扭打在一起的那强人的左肩下插了进去。

马荣正扶乔泰起来，忽听身后狄公叫唤：“马荣当心！”

原来那持棒与狄公厮打的强人见同伙遭马荣攻击，忙丢下狄公前去解救，马荣正拉乔泰立起，没看见他，他便一棒对准马荣后脑勺砸去。马荣听得狄公呼唤，一个急转身，那棒便正打歪着，擦着他左耳边砰一声砸到左肩之上。马荣大骂一声，跌倒在地。那强人复举棒来砸乔泰脑袋，乔泰却早拔刀在手，在强人举起的胳膊下猛一刺，那刀便齐把儿插进了对方的心窝。

此时狄公的对手只剩下那名持剑的强人，便挺枪加快了进攻。他先对强人虚晃一枪，对方急举剑招架，他又突然改变打法，将手中枪飞轮般在空中旋转起来，终于用枪杆将对手打晕过去。

狄公命乔泰将强人绑了，自己则向行囊车跑去，却见一名强人双手抱颈趴在地上，另一名手持圆头大棒的强人则躲在车下向外偷瞧。狄公用枪簇在他头上猛一敲，他便昏晕过去。

陶甘手中拿着一根细索从另一乘车下爬了出来。

狄公问他：“这里情形如何？”

陶甘笑道：“老爷，一名强人打倒了管家，另一名手中的大棒也在我头上碰了一下，我趁势喘口粗气倒了下去，没有动弹。他们满以为我已昏死过去，便往车下搬箱笼包裹。我趁他们不注意便爬了起来，从他们身后将我的细套索套到离我最近的那强人的脖子上，又猫腰钻到马车底下，双手拉紧绳索的另一头不放。另一强人在一边干着急，他欲够到我就须先将自己身体暴露在我面前，他怕遭我暗算，不敢近前。正当他进退两难，手足无措之际，老爷及时赶到，解了他的疑难。”

狄公听毕，又忙向马荣大声叫骂的地方跑去。陶甘袖中取了縲绁①两根，将二强人手脚捆了，再将一强人脖子上的套索松开，此时那人已奄奄一息了。

① 縲绁（léixiè雷泻），旧时捆犯人的绳子。

看外表陶甘不会伤人，所以那两名强人才上了他的当。陶甘年近半百，瘦骨嶙峋，虽无武功，却足智多谋。若干年前，他颠沛流离，浪迹江湖，一次在汉源身陷绝境，狄公将他解救出来，收在衙前听差，故他也成了狄公的一名亲随干办^①。陶甘见多识广，对五行八作、三教九流的勾当了如指掌，故追查凶犯、搜寻罪证也就十分在行。知道他有这段经历，今日强人上当受骗，也就不足为奇了。

狄公来到车仗前头，乔泰正与一强人交手。乔泰的对手原是袭击马荣的那名强人，后被马荣一拳击昏，现在又苏醒过来，与乔泰厮杀。此时马荣自己蹲伏在地上，由于左肩遭击，左臂僵直疼痛，只用右手与另一强人厮打。那强人个头不高，手舞一把匕首，在马荣身旁跳来跳去，寻机下手。

狄公正举枪欲刺，马荣却一把抓住了对方的手腕，用力一拧，那匕首便从强人手中脱落下来。马荣又将他按倒在地，一条腿跪在他身上。

强人经不起压，嘶声叫起来。

马荣刚一松腿，那人却又举起另一只手对马荣劈头盖脸打来，然那拳头分量轻似棉花，犹如给马荣掸土一般。马荣喘着气对狄公道：“老爷，请将他面纱揭了！”

狄公扯下面纱，马荣惊叫道：“啊！原来是个年轻女子！”马荣见姑娘杏眼圆睁，柳眉倒竖，忙松开了她的手。

狄公将她双手反锁于背后，说道：“强人中有此自暴自

① 见罗伯特·梵·古利克所著小说《湖滨案》。